

癌末 生命的盡頭？

三軍總醫院實習醫學生 陳信揚

走進病房時，我看到一個瘦瘦身影獨自坐在床邊，頭上戴著稀疏的白髮、穿著件整齊的襯衫，全身的打扮乾淨整潔，只是整齊的襯衫底下，卻是一副虛弱的身體，動作遲緩伴隨些許顫抖，光是從床上坐起到床沿這個動作就花了不少時間。那是我進醫院第一次查房時遇到的病人，70歲男性，大腸腺癌末期合併多處轉移，已經做過四次療程但效果不佳，腫瘤持續復發，這次入院原本是打算開始新的一次療程。

「李先生，今天的狀況怎麼樣？」老師在病床前問。

「主任你好，都還不錯……只是還是很痛，都睡不著。」細微又沙啞，彷彿下一秒就要漸漸淡去的嗓音，光從聲音就可以感覺得出來前一晚受疼痛折磨的虛弱，但令我驚訝的是，病人消瘦的面孔卻始終掛著微笑，彎起的嘴角、略微眯起的笑意，他用一種彷彿鄰家爺爺的表情和老師說話。

「好，那我們貼片就先加量，再多加一片25mg兩片。」老師跟著旁邊的PGY學長討論止痛藥醫囑，那時的我對疼痛貼片的劑量還完全沒有概念，直到後來老師教學才知道，那已經是超過一般貼片的最高劑量。

「那主任我們什麼時候開始化療？」病人雖然疼痛且虛弱，每次查房還是會問這樣的問題，或許，他始終覺得自己的癌症仍有進一步治療的可能，而一直懷抱這樣的希望，但現實是，他的身體已經承受不了任何化療的副作用，沒有更進一步的治療，剩下的只剩下症狀控制，以及…安寧療護？

每天查房都是這樣，用一張滿帶笑容的臉訴說著疼痛，唯一不同的是每天慢慢加上去的嗎啡劑量。身為一個剛進去醫院的菜鳥，對於止痛的嗎啡完全沒有概念，每天醫囑的更改不過是數字的改變，並不知道什麼程度的痛需要吃到多少劑量的嗎啡；查房的時間總共不到病人一天當中的百分之一，所以更不知道在病人笑容面具下，疼痛對他生活的影響是什麼、每晚痛到睡不著是怎麼樣的感覺。

曾經問過PGY學長，為什麼病人好像很痛很虛弱的樣子，卻總是笑著？

「他在笑就不代表他在痛嗎，病人在我們查房完之後還是笑著嗎，笑容只是我們看到的表象，有時候病人痛苦不一定會跟你說。」學長在查房後跟我們講，我才發現或許我自己並沒有看到病人真正的感受，下意識的還是把他們當成一般健康的人，有什麼不舒服會抱怨一下然後就沒什麼事，也不用太在意因為他們會自己好起來；但現實是，會住院進來的病人其實身體都已經糟糕到一定程度，除了主訴之外還有更多問題和不舒服，身為醫師角色的我並沒有看到他們在痛苦那個時段，查房時的短暫接觸卻是對他們生活的唯一印象。

面對癌症的病人，這時候比起去想說如何治療，更重要的或許是如何去溝通吧，一開始我很不適應，眼見的每個癌症都是不能治癒的，在一開始的治療方針訂好後，再來的療程

幾乎都是照著指引走，每天要處理的事就是症狀控制和各種化療藥物的副作用。剛進去實習看到的幾乎都是這種對症狀的處理，一開始覺得有點排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式好像只是治標不治本，和我認知中的醫療有點落差；但到後來，隨著臨床的經驗慢慢變多才發現病人在整個治療過程中的感受是非常重要的，藉由耐心的聽病人的想法，對他們遇到的問題做出適合的處置，看到病人的生活品質能在我們的幫助下一點一點的提高，症狀的處理也是一門不可或缺的藝術。

爺爺的狀況並沒有隨著他的笑容好轉起來，短短兩個禮拜內嗎啡貼片已經變成了一次兩張75mg，虛弱的身體遲遲無法進行他所期望的下一次化療，只是一直待在同一張病床上，每天慢慢的、慢慢的看著他的動作因為疼痛變得越加緩慢，彷彿然燒的蠟燭只剩燭芯，下一刻就要消逝，唯一的好消息是止痛藥有發揮作用，至少爺爺比較不痛了。

癌痛對於醫師來說一直是個難解的問題，因為目前仍不能根本性的治癒癌症，對於癌症末期的病人我們往往能給予是越來越高劑量的嗎啡類止痛藥，直到最後臨終的那一刻。從小到大受到的教育就是向毒品說不、遠離毒癮，但卻是這些我們避之唯恐不及的管制藥品，能在人生最後的一哩路上幫到這些癌末病人，至少可以減緩他們離開前生理上的痛苦。

兩個禮拜後因為課程的關係，暫時離開了血液腫瘤科換到了下一科，剛進醫院很多事物

在學習，李爺爺後續的狀況我並沒有刻意去追蹤。某一次想起來時，心血來潮的查了查老師的病患，其中有熟悉的面孔，是剛進醫院就認識的病人，也有其他新的病患，大多都是固定的回院化療，只是爺爺的名字再也沒有出現在老師的病人名單中。

在某一個時刻中，爺爺可以從無止盡的痛苦解脫了，不再需要嗎啡貼片，這是第一個一個人用他的生命歷程當作我的教材，從他身上看到了醫療中的很多方面，我想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那個總是笑著說好痛的爺爺。☸

